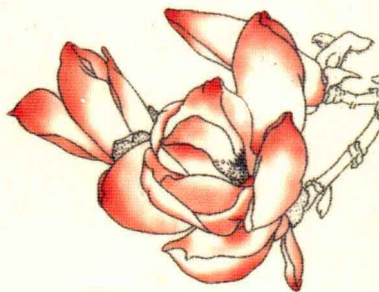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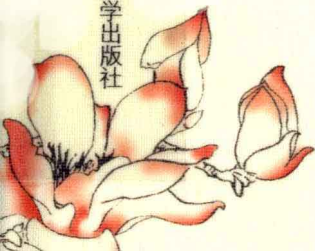
周国平品唐诗宋词

闲情的分量

周国平◎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周国平品唐诗宋词

闲情的分量

周国平◎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情的分量/周国平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11
ISBN 978-7-5613-4493-4

I. 闲... II. 周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61314号

图书代号: SK8N0997

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赵芝英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20×889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35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2版 2010年7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493-4

定 价: 28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

迄今为止，关于中国古典作品，我所写的文字很少，几乎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。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，长期以来读得最多的也是西方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。我当然知道，中国的经、史、子、集中也有许多珍宝，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，挑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，写一写我的理解和感受。然而，因为精力所限，这个计划不断地往后推延。现在出版社来索稿，我暂时只拿得出这一点儿可怜的东西，真是非常惭愧。

本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：

第一部分品宋词，是我2007年为《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·宋人弦歌》所写的序和台词。这一台节目由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在全国各地演了许多场，很受欢迎。篇目和辑题是该公司的老总钱程拟定的，我只做了少量修改和补充。钱程与我素昧平生，他热爱文学，在困境中以宋词自娱，酝酿了这一台节目，托人捎信给我，期望我承担相关的文字工作。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，勉为其难，应了下来。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宋词，借此机会得以重温，并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。

第二部分品元曲，写作的由头也纯属偶然。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我的朋友王菱做一套古典韵文“新赏”的书，元曲部分无人写，找到了我。与上述品宋词不同，这一部分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，而评论的文字则不着眼于文学，多是随想式的借题发

挥。如此成一册小书，原题《断肠人在天涯——元代爱情人生散曲新赏》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。这本小书在市场上早已绝迹，就让它在这里再献一回丑。

第三部分是若干篇谈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旧作，曾经收在我的不同集子里，现在汇到了一起。其中，谈阮籍、袁宏道的两篇稍长，也比较系统一些，而谈孔子、韩愈、苏轼、玄奘的诸篇都只是小随笔。盘点的结果让我自己很吃惊，存货竟这样少，对于我钟爱的庄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王阳明等人，我怎么会没有写任何文字。

在中国文人身上，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。励志，就是经世济用，追求功名，为儒家所推崇。闲情，就是逍遥自在，超脱功名，为道家所提倡。不过，这只是相对而言，即使在儒家始祖孔子身上，我也看到了闲情的一面。我发现，我所欣赏的古典作家和作品，往往是闲情这一面特别突出的。宋词和元曲讴歌男欢女爱，阮籍、陶渊明、袁宏道、李白、苏轼纵情山水，我从中看到的是对生命本体的热爱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，而人生最宝贵的价值岂不就在于此？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，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，性灵的表达，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。只有励志，没有闲情，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。所以，我用“闲情的分量”作书名，来概括我品评中国古典作品的视角。

周国平

2008年9月7日



目 录

自序

第一辑 唯美的欢娱——宋人弦歌 一

第二辑 断肠人在天涯——读元曲随想 五七

第三辑 圣人与闲人 一五九

孔子的洒脱 一六一

另一个韩愈 一六四

诗人的执著和超脱——夜读苏东坡 一六七

人生贵在行胸臆——读袁中郎全集 一七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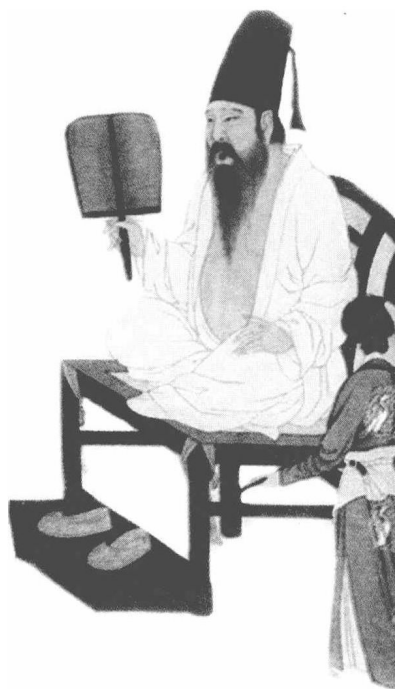
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一八零

阮籍与尼采 一八二

第一辑

唯美的欢娱

——宋人弦歌





序

今夜，让我们沿着时光之河向回航行，在一千年前的长江上
岸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，是祖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王朝，它辉煌到
了极点，又屈辱到了极点，留下的是不尽的怀念，不尽的惋惜。

绵延了三百余年的宋朝，前半期统一而繁荣，后半期丧权而
偏安，有太多的欢笑，也有太多的眼泪，而这欢笑和眼泪，共同
催放了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——宋词。

我们来到了北宋的首都汴京，由今日的开封，怎能想象它当
年的奢华。通衢大道上，香车宝马奔驰，游人熙来攘往。举目四
望，到处是雕楼画阁，绣户朱帘。深街小巷内，燕馆歌楼密布，
达数万家之多。最不寻常的是，满城的青楼、歌厅、茶坊、酒
肆，响彻管弦丝竹之声，一片燕歌莺舞的景象。出入这些场所
的，有普通市民，也有达官贵人。宋王朝给士大夫的生活待遇之
优厚，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，使他们得以优游岁月，宴饮唱和之
风盛行。无论在公共娱乐场所，还是在私人宴会，歌妓是重要的
角色，弦歌是必有的节目。曲调是现成的，文人骚客竞相为之填
词，每有佳作问世，很快唱遍塞北江南。

今天也许难以相信，在隋、唐、宋三朝，漫长的七百年间，
中国曾经是一个流行音乐大国。来自中亚、西域的明快热烈的印
度系音乐风靡全国，倾倒朝野，而低缓单调的中国古乐则受到了
冷落，仅用于某些祭祀仪式。唐宋两朝设有教坊，实际上是宫廷



乐团兼国家音乐学院，专门排演、教习、创作流行音乐。宋朝还设有大晟府，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可以叫国家音乐总署，兼具国家音乐出版社的职能，编集和刊行流行的曲谱。正是在这浓烈的音乐氛围中，词的创作成了文坛第一时尚，词的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，宋词成为了足可与唐诗、元曲媲美的中国文学瑰宝。

词的作者是文人学士，唱者大多是妙龄歌女，其间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。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像词这样深深地受到女性的熏陶。有一首宋词写道：“月如眉，浅笑含双靥，低声唱小词。”让美女在花前月下吟唱的小词，自然应该是情意缠绵的了。因此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词的主题不外是伤春悲秋，离情别绪，男欢女爱，风格则以柔美婉约为正宗。词和诗之间有了一种不成文的分工，诗言志而词言情，诗须庄重而词求妩媚。一切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的情思，不能诉之于诗文的，在词中都得到了尽兴的宣泄。词致力于表达委婉悱恻的情感，描摹深微细腻的心绪，把一种精致的审美趣味发挥到了极致。在文以载道的古代中国，宋词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唯美文学，它的文字、意境和音乐的美，没有一个文学品种比得上。

当然，婉约不是宋词唯一的风格。首先是苏轼，然后是辛弃疾，向词中吹进了强劲的豪放之风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词与诗的界限被打破，词的题材大大拓宽，演变成了一种既可言情也可咏志的新诗体。靖康之变后，南宋词人在婉约中多了山河破碎的哀怨，在豪放中多了壮志未酬的悲伤。

宋词是音乐的产儿，流行歌曲的歌词。可惜的是，当年的曲谱均已失传，在历史的流传中，宋词早已脱离音乐，只被当做文学来欣赏。这是中国音乐史的巨大损失，作为音乐的宋人弦歌已成千古之谜，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遗憾，不尽的想象。



闹

灯

元宵节，中国古代的狂欢节，以闹灯为中心，又称灯节。宋代其况最盛，正月十五前后，五昼夜狂欢不止，满城张灯结彩，鼓吹喧天，人潮如涌，热闹非凡。家家倾巢出动，看花灯、看焰火、看百戏，总而言之是看热闹，而看热闹的实质是人看人。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，元宵节的人看人又别有一番情趣。彩灯明月诚然可观，最可观的却正是那观灯赏月之人。平日幽居深院的闺秀仕女，此时暂获开禁，三五成群出游，成为节日最亮丽的风景。于是，在热闹的掩护下，或眉目传情，或私定幽会，或暗结同心，演出了无数爱情的喜剧和悲剧。

第一辑

唯美的欢娱

五



青玉案

辛弃疾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风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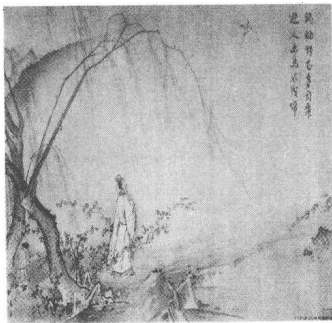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节庆热闹而欢腾，可是，有谁知道热闹反衬下的寂寞，欢腾映照下的孤独？眼看花枝招展的游女们嬉笑着走过，一队队都消失在灯火辉煌的背景中了，那个寻找了一百次、一千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。无意中回头，却发现那个人茕茕孑立，站在灯火最冷清的地方。

那个人是谁？有人说，是作者的意中人，一位脱俗的女子。有人说，是作者自况，寄寓了高洁的怀抱。其实，无论哪一说成立，作品的意蕴是一致的，都是对孤高人品的赞美。我们也许可以引申说，不管人世多么热闹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一个内在的宁静的“自我”，这个“自我”是永远值得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。

生查子

欧阳修



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
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

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
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。

欧阳修是北宋名臣，学富五车，可是，你看他这首小令写得多么清新朴素。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如此美丽清朗的意境，如此自然天成的句子，叫人看了怎么忘得了，怎么会不流传为千古名句。

全词写一段失落的恋情，景物依旧，欢爱不再，使人不由得伤心落泪。爱情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，它无比甜美，带给人的却常是无奈、惆怅、苦恼和忧伤。不过，这些痛苦的体验又何尝不是爱情的丰厚赠礼，一份首先属于心灵、然后属于艺术的宝贵财富，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就是证明。

问

春

春来春去，花开花落，原是自然界的现象，似乎不足悲喜。然而，偏是在春季，物象的变化最丰富也最微妙，生命的节奏最热烈也最急促。诗人的心，天下一切敏感的心，就不免会发生感应了。心中一团朦胧的情绪，似甜却苦，乍喜还悲，说不清道不明，我们的古人称之为“愁”。细究起来，这“愁”又是因人因境而异，由不同的成分交织成的。触景生情，仿佛起了思念，却没有思念的具体对象，是笼统的春愁。有思念的对象，但山河阻隔，是离愁。孤身漂泊，睹景思乡，是旅愁和乡愁。因季节变迁而悲年华的虚度或平生的不得志，是闲愁。因季节变迁而悲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无常，便是短暂人生的万古大愁了。

我们不要讥笑古人多愁善感，倒不妨扪心自问，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的心情与自然的物候之间还能否有如此密切的感应，我们的心肠是否已经太硬，对于自然界的生命节奏是否已经太麻木？



木兰花

宋祁

东城渐觉风光好，
縠皱波纹迎客棹。
绿杨烟外晓寒轻，
红杏枝头春意闹。

浮生长恨欢娱少，
肯爱千金轻一笑？
为君持酒劝斜阳，
且向花间留晚照。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——这一个“闹”字，用得出人意料，却又极其贴切，把春天蓬勃的生机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。因为这一个“闹”字，宋祁当年一举成名，后世备受评家赞誉。

面对灿烂的春光，作者的感悟是：在短暂的人生中，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金钱，而是快乐。对于今天看重财富的时代，这不失为一个提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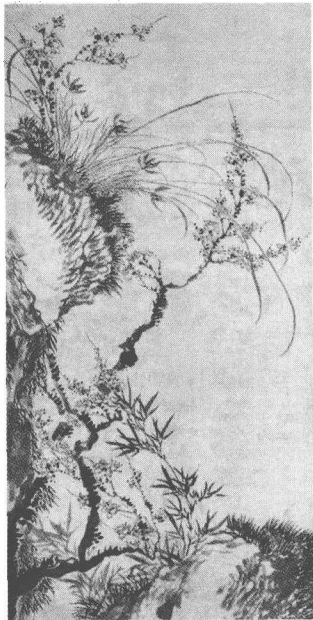


青玉案

贺铸

凌波不过横塘路，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华年谁与度？月桥花院，琐窗朱户，只有春知处。

飞云冉冉蘅皋暮，彩笔新题断肠句。若问闲情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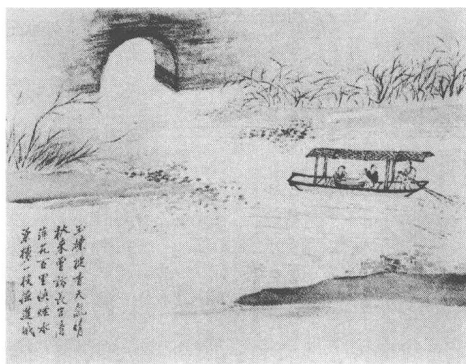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想象中的单身美人，和我无缘相会，她自己也在虚度青春年华。这首词的主题正是闲愁，用情场的寂寞喻仕途的寂寞。妙处在最后三句，用春天的三种景物形容闲愁之浓烈，如同遍地青草，满城柳絮，下不完的黄梅雨，充斥在天地之间，充斥在胸襟之间。

一剪梅·舟过吴江

蒋捷

一片春愁待酒浇。江上舟摇，楼上帘招。秋娘渡与泰娘桥，
风又飘飘，雨又萧萧。

何日归家洗客袍？银字笙调，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
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



这首词文字和音韵都异常优美，是描写春愁的名篇。从内容看，短小的篇幅，把春天的几种愁都写到了。第一层，风雨中乘舟飘泊，过了以两个歌女的名字命名的地点，正待上岸去借酒浇愁，这是笼统的春愁，也是旅愁。第二层，盼望归家，想念着会给自己洗衣、调笙、烧香的妻子，这是离愁。第三层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，这是人生的大愁。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色彩多么鲜丽！时光成全了植物，反衬出了它对人的无情。